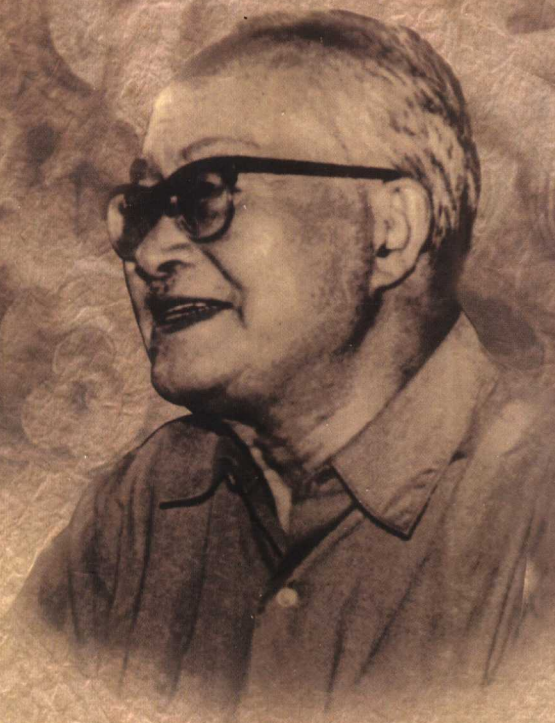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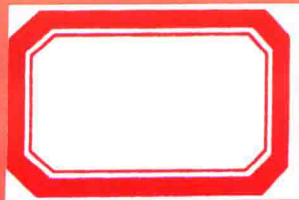


SHEN CONGWEN'S SHORT STOR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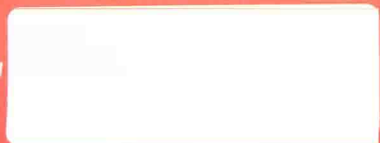


沈从文小说

浙江文艺出版社



DONGWEN



沈从文小说

世 纪
文 存



浙江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 曹 洁

封面设计 梁 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沈从文小说(精)/沈从文著.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2. 1(2003. 8 重印)

(世纪文存丛书)

ISBN 7-5339-1585-2

I. 沈... II. 沈...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
国—现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4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02076号

沈 从 文 小 说

林乐齐 选编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插页5 字数330千字 印张13.25

2002年1月第1版 2003年8月第3次印刷

ISBN 7—5339—1585—2/I·1406 定价:(精)25.00元

前 言

沈从文小学毕业后，就跟着湘西地方部队在沅水流域闯荡。为了寻找理想，二十岁时他到了北京，“把广大社会当成一本大书看待”，开始进到一个使他“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来学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了”。

沈从文从事文学活动起始，就把自己作为整个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一名小卒，“主要任务是作‘尖兵’，为大队打前站，在作品中作记录突破试探，因之永远从‘习题’出发，进行写作。失败了就换个方法再来，作对了也决不停顿在已有小小成就上”。^①他的早期作品，自由地借用各种文学程式，不受任何一种既定形式的束缚，既善于摹仿郁达夫、周作人的某些笔法，又能跳出任何一种文学程式，听从心灵的召唤，摸索着自己的文学之路。三十年代中、后期，沈从文迎来了他创作生涯中最为辉煌的时刻，除了玉润珠圆的代表作《边城》外，还发表了一批光彩夺目的短篇小说，对生命进行多方艺术描绘，以寄托自己的人生感慨和审美理想。

乡土题材在沈从文的早期创作中占了主要地位，经受了北平、上海这两个色彩迥异的大都市的难耐生活后，他的创作开始有意识地描写乡村和都市生活的差别，用乡村生活的平静优美，反衬都市生活的烦嚣、丑恶，用乡下人的勇敢、诚实，映照城里“上

^① 《沈从文小说选·选集题记》。

等人”的怯懦、虚伪。

首先进入沈从文乡土描绘领域的，是湘西的神话传奇和民间故事。《渔》、《龙朱》、《神巫之爱》、《媚金、豹子、与那羊》、《月下小景》等一系列作品，描绘了一片未被现代文明污染的人性世界。他从湘西那些浓厚的原始民俗民风里，找到了一条“心与心沟通”，“人与美与爱的接触的路”，希望通过瑰丽的神话传奇和民间故事，让那些男女主人公身上弥漫的原始生命力，让那些热情、勇敢、诚实的高贵品质，来抗拒现代都市人性的堕落。这是作者头脑中建构的“另一时代”，既是一种虚幻的梦想，也是一种真诚的期待。

沈从文小说创作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描绘社会人生苦难，展示湘西健全的生命形态的小说。这些作品展开了一幅幅生气流溢的湘西生活画面，在这里，秀丽的山水与惊人的贫困相伴，勇敢纯朴的民性与野蛮愚昧并存，歌与哭，善与恶，美与丑相缠难分。这是一个奇异的世界，沈从文经由这一题材的开掘，为现代中国文学提供了一个从未有人描绘过的、多彩多姿的湘西世界，极大地丰富了上世纪二十年代鲁迅开创的乡土文学创作，并把现代抒情小说创作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

在《柏子》、《虎雏》等作品中，沈从文反复赞颂一种粗犷、雄强的原始生命力，这当然不是歌颂愚昧和暴力，而是出于一种改造虚伪、孱弱的“国民性”的真诚思考，正如苏雪林所评论的，他是“很想将这蛮野气质当作火炬，引燃整个民族青春之焰”，“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轻起来，好在二十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的权利”。

发表于一九三〇年的《萧萧》、《丈夫》，无疑应归入沈从文最出色的短篇创作之中。《萧萧》的现实主义精神压倒了作者惯用的那种具有浪漫主义情调的牧歌情趣，小说谴责了旧中国农村种种

违背人性的陈规陋俗，《丈夫》表现了农村经济破产导致人的尊严的丧失，接触到了苦难的旧中国广大农村中那些沉默的灵魂深处。这两篇小说思想上、艺术上所达到的高度，使沈从文当之无愧地走入“五四”以来新文学杰出作家之列。

同沈从文心目中的所谓“抹布阶级”形成强烈对照的，是在大都市文明中腐烂下去的知识分子和绅士阶级。《绅士的太太》、《八骏图》等作品，作者有意识地鞭挞那些现代文明所教养出来的卑怯的灵魂，揭穿这些所谓绅士阶级的虚伪和狡诈面孔，而在《顾问官》、《王谢子弟》等篇中，作者用幽默嘲讽的笔调，描绘了活跃在城乡社会上的知识分子的丑恶嘴脸。

完成于一九三四年的中篇小说《边城》，是沈从文以抒情的笔调写小说、赋小说以诗体形式的创作的一个高峰。水晶般玲珑剔透的结构，跌宕有致的情节，农村少女爱情觉醒期细腻入微的心理描写，首尾一致的完整性，使它成为镶嵌在中国现代文学画廊中“一颗千古不磨的珠玉”，作者意在表现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创作于一九三八年的长篇小说《长河》，是沈从文充满激情地描绘的一幅在历史大变动前夕中国内地农村生活的真实而又生动的图画，在作者有意作成的那些乡村幽默的背后，寄寓着对国家、对民族的深沉的内心隐忧。

王保生

目 录

血.....	1
在私塾.....	7
或人的太太	27
柏 子	36
媚金、豹子、与那羊	43
阿 金	55
龙 朱	61
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	79
逃的前一天	88
牛.....	104
会 明.....	118
菜 园.....	129
萧 萧.....	138
丈 夫.....	152
山道中.....	170
三 三.....	181
虎 雏.....	206
生.....	229
边 城.....	235
过岭者.....	314
失 业.....	320

顾问官·····	327
八骏图·····	336
贵 生·····	360
王谢子弟·····	382
大小阮·····	402

血

被拷打到不成样子，据说一讯问完毕是用几个人曳拖着回到监牢里去的朋友××，在另一方面虽然是这样忍心仍然没有得到多少用处的口供，因为他仿佛到了使办案人无可奈何的时候，同时最高干部×××有与××缓和妥协的表示消息已经证实，所以我有一天被允许得到××一个医院去看他的机会了。

因为先前听人说到是怎样怎样的凡是稍稍有了嫌疑的人皆如何的吃了亏，我没有到那医院见到朋友以前想到的朋友气色，是完全把另一时所看过的死囚作模拟标本的。心性为一种无裨实际的悲愤所支配，下午五点钟左右，我到了那军医院门前，把副军长给我的那特别条子送给挂号处。那个中年汉子，正同里面一个肥书记说一种笑话。两人脸均绷得很圆。掉过头来望了我一会，仿佛不甚相信我有这权利，用他那种做官的神气把眼光从我身上又移到副军长的条子上去。

“同志，你是要看×××么？”他这样说了，然而完全不像是同我说话。

“……”我不答，因为他无论如何总不能疑字条是假。

“可不可以写一个姓名在簿上？”话虽是这样说，口气却正像命令，“写一个名字上来。”

我仍然不做声，就拿起面前那枝笔来，如命照写。

我签了名，以为这么当把我引到我那朋友住处去了，谁知道这汉子这样细心，对我的签名还看了一会。他的脸上还是为原有

的笑话而笑着，完全不在我的事情上，并且不久他又去应付另外一件事，因为又有人拿手条来找人了。

对于另一个同志，他仍然是要那人签名，虽然那特许条子已写得极其清楚。大约那另一同志也想到了这是手续，不能不照办了，就如我一样的把姓名写到我那一行后面，写完了就把笔一放。

到后我们同样的在等候，站在那柜台前面，这办事人他把脸向里面去，听一个搁下了笔说着笑话的圆脸司书未说完的笑话去了。

我待要说话之前那同志可不能再忍耐了，他说，

“同志，你怎么？”

这汉子，把我作了盾牌，回了头，说，

“这同志还先来。”

“你干些什么？”

“你说我干些什么事？你那军服到这个地方是不能吓人的。”

“同志，这是什么话。你这样是在尽你的职务么？”

“……”这汉子，用眼睛估量了这戎装的年轻人一下，恶意的笑着，作着“好脚色好脚色”那种讥诮神色的夸赞，却向我打招呼来了。

“同志，这是手续，你当明白。”

“明白。”我说。

他以为我是一个商人，或者是从商人团体里出身的同志，太容易用官样文章对付了，故意作出服软却不服硬的神气，表示不理那后来的一位同志，愿意为我先把事情办好。他一面把字条送到那书记处去，那书记又把字条看了一会，接着移动着桌上那打字机一类的东西，剥剥剥剥响着，便打出一个纸片来了。感谢天，我居然从这同志手中得到了这纸片，可以到楼上病室去。

但走到楼梯边，却又被人拦住了。一个看护说不行，这理由我还没有听清楚，就被她那气势迫到楼下了。我望到这年纪约有

了三十岁的看护，一个雀斑的瓜子脸，使我疑心她不是方才到楼上面被一个武装同志鲁莽的亲了嘴，决没有这种不高兴神气。既不能上去，于是我退到挂号处长凳上坐下了。

借了回廊送来的反光，于是我看到医院墙壁间半年前被枪子打穿的地方了，虽然填补了新的粉泥，破裂小孔皆不能见到，但我还是可以从想象中得到什么地方是如何情形的。据说××军的西退，是以这大楼作负隅，四楼上有五架机关枪对准了××大路作扫射，而第七师目标，也就向这一座楼房取着包围形势作战。不消说我坐的地方，或者就扒了一些死尸，而最先进到这里门外的七师同志，也就有被手弹炸死到门前的若干人。

这些是过去的事了。一切血，一切恐怖，全过去了。因为我坐在那地方，看到从身前来往走过的年轻护士，都生长的好像很美，比另一时在汉口所见到的做政治工作的女同志多了不少娇丽。并且我能有心情注意到这些女人优美的身材，是近日的事。半年前，却完全是个疯子，好像美与丑在我心中是没有这种区别的余裕。看到这些女人，觉到这些是青春，且玩味着自己近来幻灭的心情，的确在一些事物已找到所谓革命成功的证据了。

我就望到那些虽然填补仍然免不了新的痕迹的地方微笑，忘了我是来看朋友的人，也忘了其他纠纷。

忽然挂号处一方起了大的争执声音，我才记起同我一起来找人的那军校学生模样的同志。不消说，一面是“你忙我偏不忙”的闲散，一面是“该死的东西”那种切齿神气吵下来了。这些事在革命成功以前自然是不会见到的。因为那时的团结，有消灭这气氛生长的理由，如今不同了。任怎么说如今也不同了，听到了吵声，我站起来走到挂号处去看。我坐处去挂号处应当转弯，还应当过一短短甬道。

真是可怜的事，出于我意料以外的是这两个人不知因为什么方便竟隔了一个低低木台互相扭着了。不但如此扭着了事，而且

像揉打过的模样，两三个院中人劝也无法把这冤家拆散，着急的混乱情形也见到了。

那挂号处汉子，老同志模样，一手正揪着那武装同志的领口，而自己的下颏也正被青年同志强有力的拳抵着，不能转动。我一来，不知如何两人同时却松手了。大约我从较暗处奔出，他们以为我是院长。

我望到这些人无话可说。

可是武装同志手上流血了，我见到这一只浴着血的手。这是仿佛一拳打去时碰着牙齿而伤了的，因为我又看到那掌柜模样的挂号处同志，吐着也是红色的口沫，没有流血的，大约也帮到在一旁流着汗。

到认明我不是院长，再动手也像不行了，于是他们互相大声的吵着，劝的人也大声的嘟囔着。我自然很清楚这战争流血的起源。虽然明明白白见到革命同志的血，也仍然无话可说，因为动了手，倒以谁打了胜仗为合理。他们吵着，对于理由的各持，到后像看到在身旁的诸人皆不是法官，不想明白“理由”这一种东西，就更天真的互相骂起野话来了。两人扭打时恐怕还应吃一点亏的挂号处那汉子，到互骂，也就不让武装同志便宜独占了。大约若不是一个外国人同一个院长模样的中国人从楼上跑下来，我还可以听到许多不易入耳的典故、奇僻的野话。院长一面是军部长官，这两人即刻就有人服侍他们到军部去。

看完了这一幕流血，我跑到楼上去，在一单间病室见到朋友××了。三个月的分手××已几乎不再认得我是谁了。

在病床边，我握了他伸出来微抖着的瘦手。

我们互相望着，各人的颓唐皆给了对方大的惊讶，我虽先已将朋友的憔悴想成临刑的死囚，也应仍然免不了难过。

“怎么成了这样子？”

“你呢，也不像你了。”

说着话朋友××只苦笑。

朋友还没有完全知道最近××妥协的事，只以为被拷打到终没有头绪，有同志为证明自己是不会对 C 省暴动事件有所计画了，故放出来住到这医院养息。直到听到我把××派如何如何的阴谋，到最近因 K 省事如何有了妥协，朋友才知道自己的出狱详细情形。

朋友眼中含着泪，说，

“以后你以为……？”

“以后……？”

“我想我是完了，我好了我将到日本去住。”

“你脚不坏么？”

听到说脚，朋友仿佛才想起自己的腿以下的伤处，他要我把所盖的薄毯子甩去。我正预备取去毯子。留在门外像是受了人所指使来探听我们谈话的看护妇进来了，向我摇着手。

我问她，

“××同志不要紧么？”

“快好了，一点点，过十天就可以离院了。”

说了这话的看护，像是监视着我们的神气已不再出房了，我问朋友××在狱中情形，朋友只望到看护，不作答。我知道我说话也应当小心了，暂时就不说话。

到后我和朋友说及楼下流血的事情。朋友也像对此事非常有兴味，非常注意的听，似乎我们三个月没有见面，就只需谈谈这类近于笑话的他人的事情，作为请求副军长把特许字条写给医院的理由。我明白这道理，就不谈其他事情，只同朋友近于打赌的来猜想军部里将如何处置这件事。朋友说，

“事情一定是两人先都送到医院，把伤治好了再送进……”

这话使那有侦探责任在身的看护也笑了。

从朋友病室回到住处的我，在已显着天下太平的车马熙来攘

往的大街过身，纹白色转青的煤气灯光下，看着年轻的武装同志，崭新的有放光金属刺马距的皮靴囊囊的在新柏油大路旁缓步，因为搂着并排行走的华装白脸女人的腰手也没有空闲，我心中就仿佛极其空虚，大有“蹙蹙靡所骋”之感。朋友因为努力于党事为人暗算，怎样忍受这新时代所有的酷刑我却不能想到了，我就只想医院楼下那近于趣剧的流血的小事。

任怎样解释也不能把怀恋过去一段好的光景作为目下所见的对比而自慰。革命是已经停止在一个阶段上了，我们在这阶段上看到的将是这些与近于这些的一切，不能希望其他。

“人像真是落伍了……”

虽然还时时被一切人指为激进的思想不稳当的我，回到了自己的住处，想到自己在某一意义上真要辩解这不落伍理由也不可能，能就自诩的如落伍者思想一样，但梦想誓师北伐时代一般同志的兴奋与诚实，以及人格上的光荣。一面看书，看到“从血管里喷出的才是血”。医院白天所见到的血俨然还在眼前，我觉得鲁迅这个人，也不过是呆子之一，若见到事情较多，这呆话也不说了。

在私塾

君，你能明白逃学是怎样一种趣味么？

说不能，那是你小时的学校办得太好了。但这也许是你不会玩。一个人不会玩他当然不必逃学。

我是在八岁上学以后，学会逃学起，一直到快从小学毕业，顶精于逃学，为那长辈所称为败家子的那种人，镇天到山上去玩的。

在新式的小学中，我们固然可以随便到操场去玩着各样我们高兴的游戏，但那铃，在监学手上，喊着闹着就比如监学自己大声喝吓，会扫我们玩耍的兴致。且一到讲堂，遇到不乐意功课，那还要人受听不乐意的功课，坐到顶后排，或是近有柱子门枋边旁，不为老师目光所瞩的较幽僻地方，一面装为听讲，一面把书举起掩脸打着盹，把精神蓄养复元，回头到下课时好又去大闹。君，这是一个不算最坏的方法。照例学校有些课目应感谢那研究儿童教育的学者，编成的书又真使我们很容易瞌睡，如像地理，历史，默经等，不过我们的教员，照例教这些功课的人，是把所有教音乐、图画的教员不有的严厉，占归为己所有，又都像有天意，这些人是选派下来继续旧日塾师的威风，特别凶，所有新定的处罚，也像特为这门功课预备，不逃学，怎么办？在旧式塾中，逃学是挨打：逃学必在发现以后才挨打，不逃学，则每天有一打以上机会使先生的戒尺敲到头上来。君，请你比较下，是逃好，还是不逃好？并且学校以外有戏看，有澡洗，有鱼可以钓，有船可以划，若

是不怕腿痛还可以到十里八里以外去赶场，有狗肉可以饱吃。君，你想想，在新式学校中则逃学纵知道也不过记一次过，以一次空头的过，既可以免去上无聊功课的麻烦，又能得恣意娱乐实惠，谁都高兴逃学！

到新的小学中去读书，拿来同在外游荡打比，倒还是逃学为合算点，说在私塾中能呆下去，真信不得！在私塾中这人不逃学，老实规矩的念书，日诵《幼学琼林》两页半，温习字课十六个生字，写影本两张，这人是病，不能玩，才如此让先生折磨。若这人又并无病，那就是呆子。呆子固不必天生，父亲先生也可以用一些谎话，去注入到小孩脑中，使他在应当玩的年龄，便日思成圣成贤，这人虽身无疾病，全身的血却已中毒了。虽有坏的先生坏的父母因为想儿子成病态的社会名人，不惜用威迫利诱，治他的儿子，这儿子，还能心野不服管束想方设法离开这势力，顾自走到外边去浪荡，这小孩的心，当是顶健全的！一个十三岁以内的人，能到各处想方设法玩他所欢喜的玩，对于人生知识全不曾措意，只知发展自己的天真，于一些无关实际大人生活事业上，建设、创造、认识他所引为大趣味的事业，这是正所以培养这小子！往常的人没有理解到这事，越见小孩心野越加严，学塾家庭越严则小孩越觉得要玩，一个好的孩子谓为全从严厉反而得的影响，而有所造就，也未尝不可！

也不要人教，天然会，是我的逃学本能。单从我爱逃学上着想，我就觉得就像现行教育制度应当改革的地方就很多了。为了逃学我身上得到的殴打，比其他处到我环境中的孩子会多四五倍，这证明我小时的心的浪荡不羁的程度，真比如今还要凶，虽挨打，虽不逃学即可以免去，我总认玩上一天挨打一顿是值得的事。图侥幸的心也未尝不有，不必挨打而又可以玩，再不玩，我当然办不到！

你知道我是爱逃学的一人，就是了。我并且不要你同情似的

说旧式私塾怎样怎样的不良，我倒并且不曾感觉到这私塾不良待遇阻遏了我什么性灵的营养。

我可以告你是我怎样的读书，怎样的逃学，以及逃开塾中到街上或野外去时是怎样的玩，还看我回头转家时得到报酬又是些什么。

君，我把我能记得很清楚的一段学校生活原原本本说给你听吧。

先是我入过一个学馆，先生是女的，这并不算得入学，只是因为妈初得六弟，顺便要奶娘带我随同我的姐上学罢了，这我除了我每日上学，是为一些比我大七岁八岁的大姐的女同学，背我抱我从西门上学，有次这些女人中，不知是谁个，因为爬西门坡的石级爬倦，流着泪的情形，我依稀还能明白，其他茫然了。

我说我能记得的那个。

这先生，是我的一个姨爹。使你很容易明白就是说：师母同我妈是两姊妹，先生女儿是我的表姐。大家全是熟人！是熟人，好容易管教，我便到这长辈家来磕头作揖称学生了。容易管是真的。但先生管教时也容易喊师母师姐救驾，这可不是我爹想到的事了。

学馆是仓上。也就是先生的家。关于仓，在我们地方是有两个，全很大，又全在西门。这仓是常平仓还是标里的屯谷仓！我到如今还是不能很明白。

不过如今试来想：若是常平仓，这应属县里，且应全是谷米不应空，属县里则管仓的人应当是戴黑帽像为县中太爷喝道的差人，不应是穿号褂的老将，所以说它是标里屯粮的屯仓，还相近。

仓一共总是两排，拖成两条线，中间留出—条大的石板路，仓是一共有多少个这时也许不能再清楚了，仓中有些是贴有一个大“空”字，有些则上锁，且有谷从旁边露出，则还很分明。